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1257期 (2025年11月24日) WWW.MINGHUI.ORG



图：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于十一月九日开幕，预计将持续到本月下旬。

本期内容提要

- 【大陆法会】在开天目状态下走正 学好法是根本
- 【大陆法会】挺直腰杆讲真相
- 【大陆法会】神奇瞬间 去掉了从小习惯的怨恨心
- 【大陆法会】弃私而为他 大法溶化了我心中的坚冰
- 【大陆法会】一正就能压百邪

目 录

◆大陆法会

在开天目状态下走正 学好法是根本	3
挺直腰杆讲真相	11
神奇瞬间 去掉了从小习惯的怨恨心	18
弃私而为他 大法溶化了我心中的坚冰	25
一正就能压百邪	33
师父化解了我的冤债	40
无论如何 这大法我是修定了	49
讲真相放首位 有惊无险	54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份，且多数文章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谨与同修切磋。请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

在开天目状态下走正 学好法是根本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尊敬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们好！

我是修炼了三十年的青年大法弟子，前面二十多年我都是闭着修的状态，最近这两年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下面我想将通过背法使自己从刚开天目的不成熟、到慢慢悟到应该怎么修的这段心路历程，写出来跟同修们交流。

刚开始天目开的时候，我有点自我怀疑，我在想：这真是我看到的？还是我想象出来的？后来我就想，那我就什么都不想，我看脑海中是否还有画面。结果是还有画面，我才相信原来我真的开天目了。从不太确定到确定后，我把自己开天目的这一状态给亲戚同修和走的近的同修说了，并嘱咐说：“这个事还是不要对其他同修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最主要我怕自己把握不好。同修们都答应了。

在开天目初期，我看到了我下世之前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看到亲戚同修的某一世，以及身边其他同修的某一世，还有除恶时某些恶警头目背后控制他们的邪恶生命的情况，以及集体发正念时其他同修如何使用的神通、我们一起携手除恶的情况等等。

这些内容大家都感兴趣，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小范围的给知道我情况的同修说过，这些内容确实也对同修们在修炼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鼓励作用。可是说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开始觉的有些不对劲，每次说完心里都不太踏实，感觉不应该把看到的情况事无巨细的全都说了。我在思考我这样做到底符不合法。

特别是亲戚同修自从知道我天目开了以后，就开始依赖我了，今天哪里出了什么状况，让我发正念；明天哪个同修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严重状态，让我发正念，并让我把看到的内容说给她，她去转达给在过病业关的同修，希望能对同修起到帮助的作用。我对亲戚同修说：“你不能这样依赖我，这是不对的。大法弟子每一个都有能力，你们也应该发正念，不能只让我发。”

后来我就觉的，造成现在这个状态，难道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吗？就是我说太多了，所以让同修都对我产生了依赖，所以后来我就不怎么说了。

然后又有同修注意到我不说了，就过来给我说：“你不能不说，因为你看到的事情对同修走过这一难还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得说，同修对你的依赖，那是那个同修没有修好，那是她应该提高，不代表你不能说。如果都不能说，那师父还给你打开干什么呢？”

我陷入了迷茫，我到底是该说还是不该说啊？其次，我有时候也会对自己看到的内容产生怀疑，我会想这个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随心而化才看到的？那我要是把自己随心而化看到的假相给同修们说了，那我不是在起干扰作用吗？

我在彷徨无助中，曾经一度在心里请师父把我的天目关了吧，我这状态太难了。我把握不好，经常在说与不说、看到的是真的假的、刚刚看到的那一幕这样处理对不对、有没有犯错中徘徊，当时觉的好难，也没人能帮我。后来我想，要不然我就背法吧，这样在没人能帮我分析的时候如果我能想起师父的法，我是不是就能做的好一点？少犯点错误？就这样我开始背法。

就是在背法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隐藏的很深的那些很坏的心，我在面对“天目看到的内容到底能不能说”的顾虑中，有一颗很严重的私心，那就是怕自己掉层次，

怕自己说错话了，请师父给弟子把天目关了等等很严重的私心，即便在面对过病业关很严重的同修的询问时，我都没有第一时间带着很纯净的心态想到是不是能真正的帮到同修，而是第一时间考虑：自己这样做行不行？这次同修这么严重，讲了应该可以吧？不会掉层次吧？所以开了天目后，因为怕掉层次，我走入了谨小慎微的状态。

虽然后来意识到了这颗私心，继而我又反思自己，那我应该不存在显示心吧？我都不愿意跟别人说看到的内容，那我应该就是没有显示心的，有显示心的人应该不是我这种谨小慎微的状态。直到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很多长辈同修，其中一个老年同修天目也是开的，但是属于时而能看时而看不到的状态。

那天大家刚好去邪恶因素比较多的地方近距离发正念。回来后，这个老年同修就在说刚刚发正念时天目中看到的一些情况，他在那里讲的很激动。我内心就升起了一种瞧不起他的心态，原因是，我觉的他也算是老大法弟子了，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面对自己开天目的这个事情还不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讲的那么激动，言语之间有很重的显示心。

回家后我反思自己：瞧不起别人是妒嫉心的表现；同修是一面镜子，让我看到这个同修有显示心，那我难道就一点都没有吗？如果没有，师父不会让我遇到这个事情。可是我一直没有想明白，我觉的我没有吧，因为一直以来，我在讲述天目看到的内容时，都是一种很平和的状态，同时我还不怎么愿意说，怕勾起同修们的好奇心，开天目这个事也没有大肆宣传等，一直处于一种默默在修的状态。表面上看，感觉自己做的还不错，但是我知道师父不会无缘无故让我看到同修的那颗显示心，证明我肯定也有，只是我自己还没有想明白。

一次在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发正念时，旧势力的一个神对我说：“你看你要帮的这个同修，他的修炼道路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到什么阶段遇到什么事，都是早就写好的剧本。我也是按照天意来行事。”他手一挥，我就看到一个象卷轴一样的东西展开，但是我没有看清楚上面的字。我说：“你按照什么天意来行事？你所谓的安排都是旧宇宙的高层生命为了自救的安排，都是为私的，并不是我师父的安排。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所有你们的安排都不承认。”我就把他的卷轴给毁了。他气急败坏的说：“你不能毁掉的，要出大事的。”我没有理他，连他一并灭掉了。

然后，又来一个更高层的旧势力的生命对我说：“你就算毁了这一个人的卷轴，难道你还能毁了所有人的吗？而且就算毁了，卷轴这个机制也在运行。对了，你看，这是对你的安排，给你看。”他边说边把一个卷轴在我的面前展开。卷轴上面有一层朦胧的玻璃纸一样的东西，只要我去看了，这层玻璃纸就会散开让我看到里面的内容。我说我不看，师父说了：“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你还咋修啊？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其它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转法轮》）

他一看诱惑不了我，就开始对我攻击。

我把我看到的上述情况讲给了同修听，其中一个同修说：“你法学的真扎实，要是我可能都想不起来师父讲的这段话，当时就看了。听你这样说了，我也觉的开着修挺难的，很难把握。”

后面我还有几次面对面破解邪恶的经历，都是师父讲过的法一下子就打在我脑子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虽然对于同修的夸赞，我当时不觉的有什么，但是我认为，把

法学的扎实不是每个真修弟子该做到的吗？你做不到是你修的不扎实，不在学法上用心，你应该也多学学法。我当时并没有觉的自己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次，我去给过病业关的同修发正念，把自己天目看到的内容再结合师父的法去和同修交流。因为那天同修多，大家发完正念后场特别好，交流中感觉该同修升起了正念了，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执著了，我想后面同修应该能慢慢好起来的。可是过了没两个星期，听同修说，那位同修又不行了，又没有正念了，当时我就生出“这个同修也是老大法弟子了，怎么就没有点意志力冲破这一关呢”的埋怨，有种恨铁不成钢的人心，使我对去跟同修交流都失去了信心。

后来我背《转法轮》背到：“我比别人都强，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我才一下子警觉：我觉的其他开天目的同修有显示心就瞧不上别人，对学法不扎实的同修就觉的你还抓不紧学法，认为别人不行，对过病业关不顺利的同修就不想帮同修发正念了，等等心，不就是把自己摆在了同修之上的心吗？这不就是自大的表现吗？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和衡量同修修的好不好呢？同修一部法，都是师父的弟子，大家都是师父从地狱中捞起的，谁又比谁好的了多少呢。

师父借着上面三件事，让我意识到了这颗隐藏的很深的自大的心。

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神对我说，他有要结缘的人和事，他会转生成我的孩子，来得法，还给我说：“你记住了，我叫××，我叫××。”我说：“我知道了。”我问他：“你大概什么时候来啊？”他说：“明年三、四月份吧。”我说：“那你还有什么要给我说的？”他说：“勿入情网，精進不怠。”我说：“好。”事后我对家人说：“我们以后的孩子就叫××如何？”家人说：“你这名字想的好，怎么想到的？”我笑笑没

有吱声。我看家人也那么支持，我就觉的这个名字确实是命中注定啊，也让我有了一丝执著，表现上就是我开始算月份：明年三、四月份，那倒推十个月，最迟得六月份怀上，结果六月份没有。我心想：哎，咋没有？虽然也没有太强求，但是还是把这事放在心上了。

师父说：“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转法轮》）

我才意识到，表现上他是个神，可是对于修炼人来说，都是外来信息，我这不是受到了他的干扰吗？我错了。孩子能不能来，什么时候下世，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我不能产生执著，也不能按照他说的做，我要以法为师。

对照《转法轮》，我每发现一颗执著心，内心都在颤抖，因为师父在这一节里面讲的很严肃。回想起自己开天目走过的这段修炼路，简直是在走钢丝绳，差点就因为这些执著心偏离了法，毁于一旦。放下这些不好的心，我再去和同修们交流天目中看的景象时，内心就踏实了。

有一次发正念时，我进入了一个很特殊的空间，之前发正念可以施展的神通、法器，在这个空间完全都不能用了，我唯一能用的就是一把剑。但是，这把剑也没有太多的威力，我仅有的能力就象一个古代会武功的侠士，消灭邪恶要真刀真枪的一刀一刀的刺。但是，被附体的人却有着象申公豹头砍掉了还能长出来的本领，我砍掉他的手，不一会儿又长出来了。他们的主元神都被邪恶关在笼子里，主元神做不了自己身体的主，完全被邪恶控制着。我心想这仗咋打呀？心里还求过师父，能不能把之前的功让我用一会儿，消灭完这些邪恶再收走，不然这咋打呀？完全打不死呢。可是，师父没理我。

突然灵光一现，我问护法神：“我们如果不攻击，邪恶

能伤害到我们吗？”他说不能。我说：“那就好办了。”我对那些被邪恶关在笼子里的主元神说：“你们的主元神都听好了，你们跟着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们就可以摆脱这个邪魔对你们的操控，做回人，去正常的轮回转世。”话音刚落，就有一个主元神说：“我要出去，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快来救救我们。”后来他们就真的都清醒了，邪恶再也操控不了了。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体悟到了师父告诉我们的“功能本小术 大法是根本”（《洪吟》〈求正法门〉）的法理，什么神通法力都是师父的法演变而来的。之前我把神通看重了，以为必须要有神通才能消灭邪恶，但是法才是一切的根本，只要心中有法，什么困难都可解决，师父用这次发正念教导了我。

师父常常通过我发正念经历过的事来点化我，让弟子悟到了很多《转法轮》中的法理。比如，有一次在对邪恶黑窝除恶时，一个神对我说：“我终于等到你了呢，为了和你比试这一场，你不知道我等了多久，今天我一定要和你比个输赢，看是你的神通厉害还是我的厉害。这样吧，你若赢了我，我就放弃迫害这些大法弟子，如何？”

他刚一说完，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还有一种就是炼内外兼修功法的，他既练武又内修，这样的功法在道家中比较多见。人一旦学了这种功法，往往会遇到这样一种魔。一般功法遇不到，只有内外兼修的功法、练武的功法才会有，就是有人找他比武。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修道之人，有很多是练武的，内外兼修的。练武的人，他也可以长功。为什么呢？他把其它的心、名、利这些心去掉之后，他也长功。可是他的争斗之心迟迟不去，去的比较晚，所以他容易做出这种事情来，在一定层次中还会出现。打坐中惚兮恍兮中他知道谁谁在炼功呢，就元神离

体去找人家比试，看谁功夫高，出现这个争斗。在另外空间也出现这种情况，也有的来找他争斗、厮打，不打的话，真要杀他，就互相打，打来打去。”

于是我对他说：“如果你是想为了和我比试本事高低而让自己犯错的话，那么我放弃和你比试，并且承认你比我厉害，我输了，但是请你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了，这是在犯罪。输赢真的重要吗？在我看来一点儿也不重要，如果我输了能换回你不再继续作恶，能回头，那我认输；但是继续迫害大法弟子，你是否有想过你的未来？你这不是在助纣为虐吗？快快回头吧，回头给师父认错。”

就在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到他身体周围被银色的能量包裹住，可能那就是慈悲的力量。他听完这些后，凝视着我说：“你变了，原来的你不是这样的，我以为你掉入人间这么久，应该是越来越差才对，没想到你居然越来越好了。这次我输了，我输的心服口服。虽然以前我从来没有打赢过你，但是我从来没有觉的自己比你本事差，但是这次你让我输的心服口服。”

师父又一次让我明白了，原来慈悲为他在宇宙中是一股这么强大且不可撼动的力量，所以什么神通呀、法器呀，都比不上慈悲的力量。

最后，我想说，通过背法，让自己时常悟到法理；因为悟到了法理，才越来越体悟到师父留给我们的《转法轮》是多么的珍贵。有时候感觉自己就象一个容器，如饥似渴的装进法，又被法给熔炼和净化，那种发自内心的想洗净自己、变成更好的生命的感觉也极其强烈。

以上仅为现阶段所悟，请大家以法为师，如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挺直腰杆讲真相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

【明慧网】还有一次，因为诉江，警察让我去派出所。第二天，我嘱咐老伴别怕，自己就堂堂正正去派出所了。进了派出所，警察问我：“你是不是起诉国家领导人了？”我一听，这是讲真相的机会，这么大一屋子人，十多个警察呢，得讲给他们听。我就大声说：“谁是国家领导人？”警察说：“江XX。”我说：“他不是国家领导人，他是卖国贼。”然后就把江魔头的丑事讲了一通。满屋子警察听了，哄堂大笑。然后警察又问我为啥炼法轮功，真相讲完了，我一身轻的就回家了。

——摘自本文

* * * * *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今年七十三岁。二零零三年，我正式走入大法修炼。那个时候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已经开始了，师父让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我就跟着同修去发资料、讲真相。虽然我曾因患恶性肿瘤，口腔做过手术，吐字不太清晰，但我坚持面对面讲真相，不退缩，这一讲就是二十多年。

我从小就没有母亲，家中就我一个女子。长大后结婚了，因为家里太穷养不起孩子，就没有生养自己的孩子，所以母性的温柔我根本体会不到。我性格很刚强，缺乏女性的温婉，这方面修的很艰难，我也意识到这可能也是旧势力的安排。

回想起这些年走过的岁岁月月，唯有感叹：师父伟大！法伟大！有这么伟大的师父，才会有放下生死、不畏艰险、只为众生的大法弟子；有这么伟大的师父，才能带着大法弟子走过那些艰难的岁月。

一、开口讲真相

刚开始我是发真相资料，一大包一大包的发。后来我看同修讲真相讲的好，我也想讲，就对同修说：“姐啊，我也想讲真相，你教教我呗。”同修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当天下午就带着我和另一位同修出去讲真相。在超市外面的车站，我看同修和世人搭话讲真相，三言两语的，就把那人给劝退了。我看着好象讲真相这事不难啊，挺容易的。同修劝退了几个人后，就对我与另一同修说：“你俩在这讲吧，我去买点菜了。”

我俩就在车站转悠，看看这个人，想给他讲，但是又不敢讲，看看那个人，还是开不了口。原来讲真相不是表面看着那么容易，真难啊。我俩转悠了好久，就是开不了口，一个人都没讲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我，让我开口讲真相。随后自己一个人就出门了。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我说：“大叔，卖菜啊？”他“嗯”一声，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不会讲，结果人家走了。我转了一圈，一个也没有讲成。回家后，我觉的自己很不争气，对自己说：“你怎么就张不开那个嘴啊？出去遇到那么多人，该讲的不讲，你这是干什么！”

第三天，我又出去了，在车站遇到一个人，她主动和我说话，人也挺好的。她听我说话吐词不清楚，看我的下巴处有疤痕，就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原来口腔里有个恶性肿瘤，在北京做了手术，但是后来没吃药，没化疗，就好了。”她问我怎么好的？我告诉她：“我修炼法轮大法了。”她马上说不好的话，叫我别修。于是我就用自己亲身的感受讲法轮功真相。她听明白了，并做了三退。这下，我心里有底了，大约知道该怎么讲了。我心里默默的谢谢师父。

能开口讲真相后，我就天天出去。刚开始，就是单个、单个的讲，后来见着人搭上话就能讲。这些年，我每天早上三点起床炼功，六点发正念，然后学两讲法，就出门讲

真相。除了特殊情况家里走不开，我几乎天天出去讲真相，上午不去，下午也得出去。

二、在工地讲真相 工人们挨个三退

这些年，我和一位老年同修搭伙出去讲真相，我们几乎都走遍了城市与郊区。老年同修对我说：“我跟你这些年，什么路都会走了，什么车都会坐了，什么地铁也能搭了。”

我们经常是带一大包光碟和《九评共产党》，边走边发，边发边讲。刚开始老同修有些胆怯，我告诉她：“咱们不能唯唯诺诺的，要挺直腰杆，堂堂正正的、光明正大的发。不然别人看你偷偷摸摸的，就不会接资料了。”老同修见我这样坦荡，她也不害怕了。

我俩经常在马路边给暂时停车的司机发光盘、发《九评》、劝三退，挨个发、挨个讲。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俩总去工地讲真相。因为那个时候，城建盖楼的地方很多，那里工人聚集的也多。有的楼盘的工地大，我们讲好几个月才能走遍所有地方。在工地，工人虽然很多，但是工作时都非常分散。我俩就找到他们吃饭的地方，中午工人们围成一圈在那吃饭，我俩就凑他们堆里，给他们讲真相，能劝退很多人。第二天就换个工地讲，别讲重了。

有一次，我俩去一个工地，那里人非常多，男女老少都有。我俩最先碰到一个岁数不大的年轻人，就和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三退抹印记、保平安。这个年轻人听明白了真相，他爽快的对我们说：“好，我退，我戴过红领巾。”我给他取了一个化名做了三退。

我们转头又和旁边的人讲，大约讲了三个人，刚才那个年轻人大声对我们说：“阿姨啊，不用你讲，我帮你们讲，我告诉你，你记名就行了。”可能这位年轻人是这里的小工头，他把周围的人都召集过来，大声告诉他们：“三退能保

平安，将来有福报，法轮大法是好的，大家都过来退啊，排队。”一会儿，人们就排成了一个长队，等着三退。这个年轻人就挨个喊名字，我们就记名字。他点一个，人走一个，再换下一个，场面真是壮观。回家后，我一数，接近五十个人三退了，明白真相的人也在帮着大法弟子救人啊。

有个新楼盘离市区很远，那个楼盘很大，工地也非常多，我俩从开始楼盘打地基到整个楼盖完，一直去那讲真相。因为是刚建的小区，还没有通公交车，我俩就靠两条腿走。有个同修看我俩天天去讲，也跟我们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因为路太远，开车都需要半个多小时。那个时候，和我搭伴的同修都七十多岁了，寒来暑往的，每天走那么远的路，有时脚都磨破了也不吱声，吃了不少苦。有一次大冬天，风很大，老同修想上厕所，工地的厕所四处透风。要知道老同修退休前是车接车送的职位，现在为了救人，一切都不在乎。

我和老年同修分别在马路的两侧，两个人同一方向走，边走边讲。那时有许多工人在道边挖沟，两米多深。看到沟下有人，我俩就蹲着，大声的和下面的工人讲。树林里要有人，我俩也去讲。反正只要遇到的人都给他们讲真相。就这样一直走到工地，然后我们俩就在工地讲。坚持去了很长时间，整个楼盖好以后，我俩就很少去了。

我俩在工地讲真相，差不多有十年了，一直到本地不再建新楼后，就不去工地了。后来我们去公园、去车站讲。

有一次，我一个人出去讲真相，看到山坡下面有一株树，结了三、四个黄色的果子。这果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不认识，心里琢磨着：这大冬天怎么还能结出果子呢？后来才悟到，这是师父鼓励我呢。

三、在派出所揭露江魔头 警察们哄堂大笑

有一次，我发破网软件光盘，发到一个便衣手里，他

叫来警车把我拉到派出所。他问什么我都不说，就讲法轮功真相，劝他别跟着中共迫害好人。后来他看我啥也不说，就威胁我。我也不害怕，心里就想着不能配合邪恶，不能让警察知道我家，因为家里有师父法像，还有打印机和真相资料。我也求师父：让我出去，我还要救人呢，我的使命还没完成。后来警察看动不了我，晚上就放我回家了。

后来我仔细想想，是自己的欢喜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因为破网软件的光盘只有我这有，别人没有。唉，这个人心啊，真是害人。

还有一次，因为诉江，警察让我去派出所。第二天，我嘱咐老伴别怕，自己就堂堂正正去派出所了。进了派出所，警察问我：“你是不是起诉国家领导人了？”我一听，这是讲真相的机会，这么大一屋子人，十多个警察呢，得讲给他们听。我就大声说：“谁是国家领导人？”警察说：江XX。我说：“他不是国家领导人，他是卖国贼。”然后就把江魔头的丑事讲了一通。满屋子警察听了，哄堂大笑。

然后警察又问我为啥炼法轮功，我又把自己如何得病、如何得法、如何修炼的过程讲给所有警察听。我说：“我没钱，没工作，有病了，没钱治，炼法轮功炼好了，你说我能不炼吗？”

他们都觉的挺在理，还问我：“你家人都知道你炼功？他们不反对？”我说：“他们都支持，都不反对。”

警察还追问我：“炼法轮功真有效吗？”我说：“是啊，法轮功可好了，讲真、善、忍。”然后把大法真相讲给他们听。真相讲完了，我一身轻的就回家了。

四、带同修讲真相

有的同修刚开始不会讲真相，怕心重，我就带着她们讲。因为大法弟子都是一个整体，我也是从不会讲到敢讲，所以同修让我带她出去讲真相时，我从不推辞。

有一次我讲真相的时候，碰巧对方也是同修，她没有学法小组，我就带着她去小组学法。后来她说她不会讲真相，没人带她。我爽快的说：“那好，我带你。”我和她约在车站见面，然后一起去讲真相。

我讲真相的时候，她吓的躲的老远，我就给她增加正念。正巧看到路中间有个包装箱的白色尼龙带，我走过去把它捡起来扔了，嘴里还念叨：“这东西可得扔了，谁要不小心绊倒了，可了不得。”

这时，一个人走我跟前说：“你真是个好人啊。”我说：“就应该这样啊，人要绊倒磕坏了，你说怎么办？咱没看见就算了，看见了就得捡起来。”

我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和她讲真相。讲完后，同修对我说：“你脑子反应这么快，马上接话讲真相。”我说：“这不就是有缘人吗？！”

我教她怎么和人搭话，怎么开头，怎么讲大法好，怎么三退等等。我讲，她就在旁边听，渐渐的，她就会讲了。

前后我估计带了六位同修出来讲真相，她们渐渐的都能讲了，也会讲了，现在讲的都很好。

五、去人心

我天生性格豪爽，刚强，怕心少，遇到强硬的人我也不害怕，讲起真相来坦坦荡荡，一点也不害怕。但是我强势，忍耐力差，争斗心强。在这方面，师父为我操了很多心，不断提醒我要忍耐，要忍耐。

有一次我在车站遇到一个老头，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他把我的帽子扯下来，“啪”扔到地上。我捡起来，没说什么，就走了。结果第二次，我在车站转着圈给那里的人讲真相，转过来正巧又碰到他，给他讲真相。开始我没认出他，他认出我了，大声的骂我，骂的那个难听，还拽着我的包不

让我走，要举报我。同修看到这情况，也和他讲真相，劝他，可他就是油盐不进。

开始我还能忍忍，一看他还这样，一下子就火了，忍了他两拳。这下把他弄懵了，不吱声了。我气鼓鼓的说：“就你这样人，真是无可救要！”我转头就和同修走了。

同修吓的不行，我倒是不害怕，就是觉的在这么多人面前被他谩骂，有点丢面子。静下心来对照法，师父要求：“作为一个炼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转法轮》）我知道自己出手怼人是不对的，也非常后悔，就告诫自己：以后得忍住。

除了争斗心，我还发现妒嫉心。有一回，我和同修走到一个山坡下，同修对我说：“我先上去看看有没有人，如果有人，我再招呼你上去。”我说：好。我就在下面讲真相，遇到人就讲，不过过路的人少。结果她上去了两、三个小时也没啥动静。我一看这么久没下来，就自己回家了。

第二天我俩见面时，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一看上面人挺多，就光顾着讲真相，没空招呼你。”我一听就火了：“你自己一个人讲，那么多人，你能讲的过来吗？你招呼我上去，咱们一起讲，多讲几个多好。”我说了她好久，同修真能忍，不发火，也不吱声，对着我笑。其实这位同修退休前是警察，厉害着呢，但是修炼大法后，那些脾气都修掉了。与她相比，自己就差的太多了，我这愤愤不平，不就是妒嫉心吗？！我向老同修真诚道歉。我对自己说：“改！一定改！必须得改！”

前几年，老伴走了，娘家人和我之间矛盾重重。就因为自己不能忍，一遇事就容易上火。我一股火上来，额下长出一个包。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真是得好好修才行，师父一次次给我机会，我怎么就过不去呢？我让同修打印了好几张大大的“忍”字，把这些字挂在家里不同的地方，

抬头就能看到,时时提醒自己要忍住。现在比以前强的多了,但是还没完全做到遇事先考虑别人的感受,还得努力修。

伟大的师父用伟大的大法救我们,我一定能把这些骨子里的不好的因素去掉。这些人心不去,慈悲心怎么能出来啊。在师父的正法即将结束的时间里,弟子一定修好自己,和同修一起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神奇瞬间 去掉了从小习惯的怨恨心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素莲

【明慧网】师父的法点醒了我,使我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不应该和常人一样对待矛盾。我赶紧在心里给师父认错:“师父,我错了,我不要这个怨恨心、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妒嫉心,我一定要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请师父加持弟子。”我的话音刚落,突然感到有一种厚厚的、黏黏的物质从我身体上解体了、散掉了,全身上下轻松极了,头脑也清晰了很多。这是我没有体验过的状态,真是美妙极了。

——摘自本文

* * * * *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六十六岁。一九九八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到现在二十七年过去了。我从一个业力满身、争斗心强、在情仇欲海中挣扎的世俗常人,变成了一个理智清醒、道德高尚的大法徒。

这期间，不知道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付出了多少心血，承受了多少罪业，吃了多少苦啊！弟子无以报答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只有做好三件事，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才能让师父欣慰！

下面我把自己在做好三件事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

一、学好法，修去怨恨心

怨恨心、仇恨心、争斗心、妒嫉心、不让人说的心等这些不好的心，对于我来说真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

我的童年是在苦水中泡大的。我三岁丧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艰难度日，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爷爷奶奶歧视我母亲，横挑鼻子竖挑眼，三天两头吵架。有时爷爷奶奶还动手打我母亲。我经常被吓的嚎啕大哭。因为感受不到亲情的温暖，我对爷爷奶奶一家的仇恨心、怨恨心别提有多大了，那真是老死不相往来。这个怨恨心一直伴随我多年。

结婚后，我和丈夫相敬如宾，育有两个儿子。一家人父慈子孝，是左邻右舍都羡慕的好家庭。

一九九八年秋季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修炼大法后，我的家庭更加美好、幸福和祥和。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恶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谎言铺天盖地，毒害了多少人啊。我们村五名同修在很大的压力下，始终不放弃修炼，自行组合成学法小组。我们走出去，利用各种形式向人们讲清真相，证实法轮大法好。因此我经常被警察迫害，我的家人也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由于丈夫对中共邪党有怕心，对我坚持修炼大法很不认同，经常对我发难。有时我刚从学法点回来，或者和同修配

合出去发真相资料、做证实法的事回来，他都气的火冒三丈，冲我大发脾气，甚至是破口大骂，有一次还动手打了我。

由于学法不深，我当时也不悟，他骂我，我也不甘示弱。有时为点小事，我们就吵闹的不可开交。

有一次，我俩竟闹到了婆婆家，婆婆听我俩都说自己有理，就冲我说了一句话：“这么点小事，你都过不去呀？”

听了婆婆的话，我好象当头挨了一棒，顿时清醒了许多。婆婆不识字，怎会说出这样的话？分明是师父借我婆婆的嘴在点化我。可是，由于自己人心太重，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已，不但没有提高上来，反而增加了对丈夫的怨恨心。

每次我和丈夫闹矛盾过后，丈夫都说：“我是在成全你。”可我心中的积怨不但使自己不悟，还愤愤的说：“不用你成全我，我有大法管，有师父管，不用你管。”

这样持续了十多年。

一次学法时，我看到师父说：“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他这么搞，你也这么搞，你不就是个常人吗？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忍。我们讲真、善、忍，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所以你不能跟他一样的，你真的不能生他的气，别看他把你搞的上下很臭，抬不起头来。你不但不能生他的气，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真得谢谢他。”（《转法轮》）

师父的法点醒了我，使我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不应该和常人一样对待矛盾。反观自己的行为，真是太差劲了，不但想不起谢谢丈夫，还把他当成仇人一样看待，根本不象一个修炼人。

我赶紧在心里给师父认错：“师父，我错了，我不要这个怨恨心、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妒嫉心，我一定要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请师父加持弟子。”

我的话音刚落，突然感到有一种厚厚的、黏黏的物质从我身体上解体了、散掉了，全身上下轻松极了，头脑也清晰了很多。这是我没有体验过的状态，真是美妙极了。是师父看 I 有了想提高的愿望，就帮我拿掉了这些不好的物质。我转变了观念，提高了上来。弟子感恩师父！

为了使自己全身心的同化大法，除了参加每周三次的集体学法以外，我还自己在家大量学法。二零一一年，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背法的交流文章，我也开始背《转法轮》。

背法的过程可真是修心的过程，我有畏难的心，有时想这么厚的一本书，啥时才能背完哪？各种思想业力的干扰时时都在阻挠着我静心背法。我坚定信心，不管多难我也要坚持背下去。用了一年的时间，我终于背完了一遍《转法轮》，感到收获很大。师父也鼓励我，让我感悟到了很多法理。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看到《转法轮》宝书从中间翻开来，呈现出金黄色的书页。前半部份铺展在我的面前，后半部份呈现出阶梯的形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一直延伸到无边无际的宇宙大穹深处，金黄色的阶梯真是无比的壮观、神圣！

醒来后，我被梦中的壮观景象所震撼，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对我背法的鼓励，我更加坚定了背法的信心。我背法的速度很慢，到今年，我背了十四年的法，才背了十四遍。但是我很喜欢背法，我会一直背下去。

二零二四年九月，我又开始抄写宝书《转法轮》。我的心性也在背法、抄法中不知不觉的提高了上来。遇事能用法来衡量，人心一出来，就能很快的抓住它、解体它、不要它、修去它，及时的归正自己的思想行为，感到每分每秒都是修，多学法真是太好了。

大量的学法、背法、抄法，使我归正了自己的言行。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业力消去了，我周围的环境也变了。

丈夫不发火了，还主动帮我做家务，洗碗、做饭、洗衣服，每天早晨几乎都是他做饭。到了发正念时间，他都提醒我说：“到点了。”我手头的活他就会接过去替我做。

丈夫虽然没有直接帮我做证实法的事，可是他包揽了大部份家务活，使我有时间做大法项目。丈夫陪伴在我修炼的整个过程中，为了我能修成，他给我制造了很多魔难，让我消去了很多的业债，这真是天大的好事。

二、讲真相救人中勇猛精進

我从一开始和同修配合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到后来用手机直接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又面对面讲真相。在和同修的配合中，我们真的是互助互救，既救了很多世人，也修去了各自很多的人心，使我们都成熟了很多，稳重了很多，对大法也坚定了很多，真的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下面讲几个讲真相救人中的小故事。

1. 救人的神圣，师尊的鼓励

有一年的一天，我和老同修夫妇带着我两岁的小孙子去赶大集，向世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老先生开着电动小汽车拉着我们到了集上，我就下车去找有缘人讲真相，老两口帮我带孙子。

在去集市的十字路口，有两个妇女站在那里，我向她们打招呼：“二位姐姐好！赶集呀？”她们回答：“是啊，没事到集上转转。”我说：“二位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回答说：“没听说过。”我就给她们讲中共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老天要灭它，三退才能保平安等真相，又给她们讲了法轮大法是什么等大法真相。她们听明白真相后，都做了三退，都要了真相资料，然后高高兴兴的赶集去了。

赶集的人越来越多，我想讲一个人就退一个人，我也记不过来名字啊，落下人了咋办哪？一同来的大姐同修在

我身边说：“我给记着名字，你就讲吧。”我往前方一看，老大哥同修抱着我小孙子在人群外正看着我。我顿时心无顾虑，大胆的对着人群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邪党的邪恶，讲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人们都喜欢听，都乐意的做了三退，并且要了真相资料。

我讲完真相后，人们都走了。有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士，听完真相、做了三退后，双手接过我给他的真相光盘。他把光盘收好，然后双手抱拳，向我连连躬身作揖，说：“谢谢！谢谢！”我被这位男士的举动深深感动，我说：“你千万不要谢我。要谢，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我师父叫我救你的。”他虔诚的连连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

看着世人明白真相得救后那感恩的表情，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时师父给我显现了一个神圣壮观的场景：我觉的自己的身躯好高好大，高大到冲出了地球以外，在宇宙的天地间矗立，无比的神圣，无比的壮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多救人，不辜负众生对大法弟子的期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2. 神奇的瞬间

我村学法小组有五名同修，通过大量学法，大家互相切磋交流，都认识到应该走出去，大面积向广大民众讲清真相，清除世人被中共邪党灌输的毒素，还大法清白，还我们师父清白，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要做。

从二零零零年春天开始，我们就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我们两名同修一组，一个人骑摩托车带着另一个人，以我们村为轴，向其它村庄铺开，一村不落的发放真相资料。

我们所在地区的中间有一条河分隔两省，河上的大桥是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我们发资料的时候，通常还带一些真相粘贴，回来的时候，看大桥上哪个电线杆位置合适，

就在上面贴上一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和其它证实法的粘贴，让更多的过路人都能看到真相。

一次，一位同修骑摩托车带着我到大河的另一区域发放资料，看到大桥的两边都有很粗很高的电线杆，位置很显眼，而且大桥上不管白天黑夜，经常是川流不息的车辆，在大桥两头的电线杆上贴真相粘贴再合适不过了。我们发完了真相资料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找合适的地方贴粘贴。

剩下最后一张真相粘贴，我准备贴在大桥头的电线杆上。可是到近前一看，满桥的车辆真的是川流不息，怎么贴才安全哪？我有了顾虑。很快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帮帮弟子吧，我要在这贴真相粘贴。”走到电线杆跟前，我下了摩托车，径直向电线杆走去。

无意中我回了一下头，看向大桥上，奇迹出现了：川流不息的大桥上竟一辆车也没有，空无一车一人！我迅速贴好粘贴。就在我跨上摩托车的一瞬间，满大桥上的车辆就象从天而降似的，还是川流不息的奔跑不停，真是奇迹啊！我在心里一个劲的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保护着弟子。

3. 为同修制作真相资料

二零一八年，我们这片同修救人用的真相资料都是协调人从很远的地方取来的，很不方便。看到这个情况后，我就有了做资料的想法。我有一台爱普生805打印机，速度慢，主要是做真相币，很少做资料。我和协调人说：“我来做资料吧，我想有一台快速打印机。”协调人同意了我的想法。

过了几天，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从室内走到院内，无意中抬头往天上一看，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蓝天白云间，一个大法轮高高的悬挂在那里，正罩着我家。第二天，协调人就给我送来了一台爱普生5210快速打印机。这台机

子打印资料快多了，满足了我片几位同修救人的需求，有时别的学法小组同修也从我这拿资料。

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把学法放在首位。忙不过来时，我有时也学会拒绝额外的要求。我整天在学法、发正念、做资料中忙碌，忙中不乱。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慈悲安排，使我能够从中提高上来，兑现自己史前立下的神圣誓约。

弟子感恩师父！叩拜师父！

层次有限，有不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弃私而为他 大法溶化了我心中的坚冰

文：中国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

师尊好！

同修们好！

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六十岁了，一九九九年得法。下面将自己得法后的一些体会和修炼故事及救度众生的部份收获，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

一、铭刻在心的深仇大恨

那是在一九九七年，由于村支书未能满足村里几个人的无理要求，他们就找了部份村民，告发村支书分地不均及财政问题。因我家和村支书家都是外地人，又是邻居，所以关系一直很好。

我父亲是个老实人，特别胆小怕事。村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敢掺和，不敢沾边，只知自己忍苦、勤奋过日子。

对这事来说，父亲就更不参与，也就远离他们。他们就找借口说书记多分给我家土地了，派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找我父亲。当时只有父亲一人在家，父亲再三解释说地没多一分，可那人就执意说多给了，并恐吓威胁我父亲说要把地收回去，还说让父亲做证明，否则就如何如何，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中午母亲回到家，父亲就吓的发出颤抖的声音说了这事。自那儿以后，父亲见到那几个告状的就害怕，过一段时间就不敢出屋了，就是大白天也得挂上窗帘，躺在炕上缩成一团，嘴还不停的叨唠着：“他们来了，他们报告派出所抓我来了。”我们带着父亲到处求医，最后经大夫确认，因大脑受刺激太大，导致得了精神分裂症。

在次年深冬的一天夜里，父亲溺水身亡。母亲唤醒了熟睡的我，我放声大哭，母亲拉起我，抑制不住心中怒火，直奔那个导致我父亲身亡的那人家。我用尽全身力气“咚咚咚”急促的敲打他家屋门，但他们一直不敢开门，屋里也没有一点回应，更见不到一丝亮光。我急眼了，找到一根又粗又长的大木棍，边哭边喊边骂，抡起来将他家房屋的门窗玻璃全部打碎。那被打碎的玻璃“稀里哗啦”的响声和我那撕心裂肺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让人听着是那么凄凉、心碎……

失去了疼爱我的父亲，我心如刀绞，上告无门，内心深处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种下了让我无法化解的铭刻在心的深仇大恨！

二、大法溶化了我心中的坚冰

一九九九年我得到了大法，明白了，师父传的是佛家上乘大法，是能使人返本归真的一部高德大法，是教人做好人，要善待别人的。师父讲的提高心性与业力的转化对我触动非常大，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是有因缘

关系的，都是自己生生世世做坏事所产生的业力造成的。明白了法理，我下决心听师父话，改变自己，改变原来的思想、观念，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问题，不能再怨恨他们了，也许是我父亲前生前世欠了人家的。

说是容易，可是一见到那家的人我就张不开口，机会一次一次的错过。我知道这是去我的面子心、怨恨心。最后我终于鼓起了勇气，见到他们上前就打招呼。开始他们也是不好意思，通过一次次的相遇，一次次的和他们热情打招呼，慢慢的他们也自然了，我的心也轻松了。之后，再见面我就自然的尊称他们：“二叔、大伯，您吃饭了吗？”他们都客气的一一作答。

我儿子结婚时，他们当时不知道，晚上还亲自送来了份礼。我还借机有的给他们做了三退。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永远都化解不了我内心深处对他们的那种深仇大恨，是真、善、忍伟大的佛法溶化了我心中的坚冰，使我们两家的恩怨烟消云散了！正如师父所说：“多少人间乱事 历经重重恩怨 心恶业大无望 大法尽解渊源”（《洪吟二》〈解大劫〉）。

二、化解婆家对我的怨恨

哥哥是建筑工头，我丈夫跟他干活。一天哥哥生病了，就叫我丈夫带几个人去工地扒房。扒房的时候，忽略了安全，房屋突然倒塌，将丈夫和另一名工人埋在废墟中，当场身故。事情发生后，公安局、派出所调查。哥哥在没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把责任全部推到了我丈夫身上，事后哥哥才跟我说了。我一句话也没说。哥嫂当时向我承诺，待我儿子结婚时一切他们全包了，还说别人孩子有什么，咱一件也不少，不能委屈孩子。

哥哥把责任全推到我丈夫身上，可激怒了公婆一家人：噢，儿子没了，还要替你背黑锅；当时一分钱也不给，还要

等到孙子结婚时，不行！非要哥哥立下字据不可，否则就起诉哥哥。在亲情的带动下，我没有答应公婆，说：“这么近的亲戚还用得着这样做吗？”可自那以后，公婆一家人对我意见很大，也远离了我们，使我和公婆和睦相处的关系破裂了。未发生这事之前，我和公婆一家人一直关系很好，很融洽。

我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公婆，无怨无恨，理解公婆也是好心，想让哥哥立个字据，到时候把钱拿出来给孙子结婚用，也是对我的一种疼爱。更能理解公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痛苦与对儿子的深深思念。和他们相见时，无论他们对我什么样的表现，说话多么的刻薄，我都守住心性，不和他们争辩，不去计较他们的对与错，好与坏，我都以修炼人的大忍之心相待。和婆婆打招呼，她头也不抬，只是轻轻的“嗯”一声，我就亲切的喊：“妈您干啥去？”“姐（指大姑姐）您什么时候来的？”

无论他们对我什么态度，多么冷漠，我都不介意，就善心的对待他们，渐渐的我的真诚善良感动了他们，使他們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又诚心的接受了我与儿子、女儿溶入了这个家庭中，彼此爱护、尊重。

三、看淡情和利

为了生存，两个月后，我这个四十二岁的女人被迫承担起了这个家庭重任，跟哥哥下工地做饭、除尘、搬砖，搞建筑。每天早走晚归，累的我精疲力竭，拾不起个儿来。一天晚上去开工资，我竟发现哥哥给同种工作的另一女工每天比我多开五元钱。

我和女工往外走，刚走到大门口，哥哥就打电话给她说：“你千万别跟她（指我）说给你开八十五元。”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听到这句话，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丈夫在你工地出了意外，你这个当工头的哥哥没给我一分钱，还把

一切责任都推到我丈夫身上，我为此承受了多大的打击和痛苦！我是被生活所迫才来到你这打工的，如今你却对我这样！

我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忍不住的伤心哭泣……女工同情的劝我说：“十点了，回家吧，大伙儿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擦干了眼泪，回到家，轻轻推开门，怕儿子看到我这样，因儿子、女儿对我哥哥的做法都很不满意。

回到自己屋里，躺在床上冷静下来想：我是修炼人，得用法衡量。师父说：“自然是不存在的，偶然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欧洲法会讲法》）我明白了：我要跳出今生的亲情观念，我要相信宇宙的理是公平的，我心里不平衡，就是自谓不公。我要用大法标准衡量自己，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这是师父在利用这件事让我提高心性，转化业力长功呢。想到此，忧伤的心情烟消云散。

次日早晨，我扛起铁锹上班去了，见到哥嫂就象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依然善待他们。到儿子结婚时，哥嫂并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好象与他们没关系似的，他们不但不闻不问，就连我求他们给找几辆婚车的忙都没帮。只是一天早晨他给我打电话去他家，给了我三千五百元钱。学了大法，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放下了情与利，所以我对哥嫂的表现心里很平静。

我自己找人刷屋子，带着两个孩子买家具、安窗帘、做被子、打扫卫生，自己能做的自己做，不给别人添麻烦。母亲同修说：“你不问问你哥哥嫂子他们当时怎么答应的？”我说：“妈，我不问，不能和他们常人计较那些事。咱是修炼人，来在人间是来了怨的。遇到什么不顺的事，不能用人心、人的观念来看表面事情的对与错。”

师父说：“所以你炼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转法轮》）

明白师父给我们讲的这些法理，我心里可敞亮了，没

有一丝的怨恨，很坦然。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简单的给儿子办了婚事。

大法让我弃私而为他，使我的生命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成为了善良、为他、自信的生命，这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恩德！

四、和同修配合救度众生

丈夫的离世，公婆的压力，派出所的骚扰，虽然经历了种种魔难，都没有动摇我坚定修炼的信心。同修们的帮助、与我切磋交流，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很快参加了集体学法，提高了上来。知道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更是我们下世前与师父立下的誓约。

同修们白天上班，晚上学法，晚上再抽出部份时间挂横幅、发资料，白天碰到有缘人就讲真相作三退。同修上班虽然都很累，但能沐浴在师尊的大法中，生活的都很充实。

冬季里没活干了，我就和一同修搭伴、发台历、挂历和真相资料。A同修心细，办事稳重，我骑上带棚子的三轮车，带上几十本台历、挂历，她坐在车棚里发正念，拿上笔和纸记三退名单；我前边放上三本、两本的发完了，A同修再给我。

我俩骑着小三轮车走街串巷，边发边讲。农村人大多数都纯朴、善良，容易接受，听明白真相后就三退。我说话声音大，这样劝三退的名字A同修在车棚里就能听的见，就一一记下了，谁也看不见，很安全。每当我们发完回来时，A同学就说：“走出来时特别难，做完了真轻松。”我们知道是师父给我们去掉了一层一层怕的物质，看着十几个人的三退名单，我们发自内心的为众生得救感到高兴。

还有一次我俩带了好多台历，走到村北口，看见有二三十人在那盖大厂房，我俩就抱着台历走了过去。有人喊“是法轮功台历”，这个喊给我一本，那个喊给我一本，

不够了我又回去拿，几乎每人一本，有的当时就做了三退。A同修不善于言表，正巧她发到她娘家村人的手里，她也没错过机会赶紧给讲真相，做了三退。我用赞许的目光看着A同修，我们都会心的笑了。

五、把救度众生溶入我的生活中

讲真相劝三退已经溶入了我的生活中、工作中。无论是来我家收废品的，检查燃气的、买树的、收玉米的，我都不放过。有一天我刚吃完中午饭，来了一个收废品的，是安徽人，装上车，我说：“大热天，进屋喝点水吧。”

他进了屋。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看我还没收拾，有饼有鱼，你吃上口饭吧。”他急忙推辞说：“不用不用。”

我说：“我是学大法的，师父教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大热的天多辛苦，现在谁家吃口饭也不算什么，不象过去吃了上顿没下顿。”

他看我这么真心热情就答应了。他一边吃，我一边给他讲真相，还给他读了一封写给善良人的一封信。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退出党、团、队组织，共产党这么坏，谁也管不了，人不治天治，上天惩治它的时候，有大瘟疫淘汰坏人时，你能平安度过。”他赶紧说：“我当过红卫兵，算吗？”我说：“红卫兵也得退。”他说：“好！必须退！”

正说着外面又传来了收废品的叫喊声，他说是他妹妹。我赶紧招呼她进来，给她煮了一大碗方便面，放了两个鸡蛋，叫她坐那赶紧吃，又给他妹妹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并给他们一些资料带回家看。临走时，将我不穿的衣服、鞋子、大围巾送给了他妹妹，他兄妹俩感激不尽，连声说谢谢。看着他俩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很高兴。

再有收废品的明真相、三退后，就送上家里收的一个大南瓜；买树的明真相三退后，剥上几个青皮脆萝卜；收

玉米的大冷天，中午做上几个菜，拿出一瓶白酒，让他们在我家吃，利用吃饭时间给他们作三退，临走时送上几副对联，送上个护身符，众生都很高兴。

一次，路上遇到个大姐，说了半天她也听，但让她三退时，她就说：“考虑考虑再说。”我继续说：“大姐，我告诉你，好人才能听到好消息，是上天让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你是好人。当前洪水、地震、战争、瘟疫，哪一样不可怕？是上天在淘汰坏人哪！退出来远离它，上天就护佑你了。大灾大难与你就没关系了，机缘只有一次，错过了会后悔的。”

我的善心打动了她，最后她说：“退了吧，谢谢你！”我说你可别谢我，谢谢我们伟大的师父吧。

在做家政的几年里，我也是走到哪讲到哪，使有缘人得到了大法救度。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修炼人，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尽心尽力，不怕脏不怕累，做到了超越一般保姆做不到的标准，得到了每个客户的好评。即便要离开哪家的当天，我都一如既往的把该做的全部做好才离开，将大法的美好留给世人。每当离开时，客户总是恋恋不舍，日后总打电话问：“大姨，你什么时候还能回我家来呀？”

结语

要想写的还很多，与精進的同修比还差的很远很远，距法的要求也差的很远。得法二十六年来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数不胜数，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师尊时刻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遇到关、难时点悟着我，使我跟着师尊伟大的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在法中得到了提高，境界得到了升华。感恩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出来洗净，成为宇宙中众神都羡慕的生命——大法中的一粒子！

叩拜师尊！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一正就能压百邪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还有一件事，我们在集市发资料、讲真相，突然警察来了。我看见三个警察正在抢同修的包，不容多想，我跑过去和同修一块和三个警察抢。警察大吼：“你是谁？你是谁！”我根本不动心，也不害怕，大声说：“你们逮点小偷流氓，你们管她们干啥？”夸，三个人都撒手了。

——摘自本文

* * * * *

我是一九九八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六十四岁。二十七年的反迫害，风雨兼程，面对警察的骚扰、绑架、抄家，我没有怕，因为我知道师父在我身边，我修的是宇宙大法，最正的生命，干干净净的人，是最好的人。

其实，在得法前，对警察我有心结，因为我们家曾被警察包围过；那时我弟弟和人打架，警察来家里抓他，从那以后看到警察，我心里就“腾”的一下，很害怕。从得法开始，我就坦坦荡荡，堂堂正正，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不害怕了。没有怕，师父一次次帮我化解了魔难。

一、帮助同修

二零零二年，和我住一个小区的同修，他是两年前第一批被非法劳教的。他母亲整天哭，多次去劳教所都不让见；都两年了，她也没见到儿子。我也想知道同修的情况。我到劳教所，径直往里面走，门卫追着我喊：“你找谁？”我说：“我找王秉成（化名）。”他说：“不让见。”我说：“为啥呀？”他说：“不转化。”我说：“不转化就不让见了？杀人放火还让见一面呢。”他立刻说：“你等着，我给你打电话问问。”然后他说：“你等会儿，呆会儿大队长和指导员来。”

一会儿，大队长和指导员两人一块来了，穿着警装，严肃的说：“你是谁呀？”我如实说：“我是和秉成一块住的，我想问问，王秉成，为啥两年不让见？”他们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为啥不让见啊？他妈妈七十多了，七、八十的人了，来了多少趟了也不让见，王秉成咋了？”“没咋。”“那为啥不让见啊？！他妈妈想儿子想的都有病了。”队长说：“下午两点来吧。”我说：“谢谢队长了。”我转身往外走，走了老远了，门卫在后边喊：“哎，下午两点啊。”

下午，秉成妈妈终于见到了儿子，同修很好。

还有一件事，我们在集市发资料、讲真相，突然警察来了。我看见三个警察正在抢同修的包，她拼命的不撒手，头发都乱了，万分紧急！我把包“叭”往车筐里一扔，其实我身上还背着个小挎包，里面有真相手机和光盘。

不容多想，我跑过去和同修一块和三个警察抢。警察大吼：“你是谁？你是谁！”我根本不动心，也不害怕，大声说：“你们逮点小偷流氓，你们管她们干啥？”嗨，三个人都撒手了。同修抱着书包，警察说：“给我掏出来！”同修抽出一本大《九评共产党》，递给他。“再掏！”我推了同修一把：“你快跑吧。”同修跑了，警察也走了，没动我。

周围有很多人围观，我说：“拿着老百姓纳税的钱，整天不干好事。”卖货的说：“你还不快走！”我才回过神来，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我深刻体会到师父说的：“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

二、面对警察骚扰

打电话和来家里查看，是警察骚扰大法弟子的主要方式。我的家人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们看到我身心的

巨大变化，都非常支持我。我不怕，他们也不怕了。警察给我家人打电话，刚说：“我是派出所警察……”丈夫就说：“你这个大骗子，咋证明你是警察啊？”啪，电话撂了。

一次在儿子家，我听儿子接电话说：“干啥呀，你有事？”我就知道是警察，我把电话接过来，对方说：“大姐，我是派出所新来的，现在北京正开会，怕你上北京。”我说：“北京开会与我有什么关系？上访是公民的权利，你看现在老百姓谁敢上访？政府门口上访的拽进去打一顿，现在还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吗？我们是好人，合法公民，你们总找我们干啥呀？这是骚扰。”

“大姐，上边让我们干的，”电话那边的警察说。

我告诉他：“你们是违法的。我们是好人，你们是管坏人的。”我给他讲了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被迫害的经历，说了很长时间。

他说来家里见我，我说：“你最好别来。”

撂下电话，儿子说：“你给他上了一课。”后来那个警察也没来。是师父把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

今年八月一天，同修一大早就来告诉我，看见一只大狼狗从车上下来，让我注意点。我没在意，只是想出去，可电动车没充进去电。大约十一点钟，丈夫去接孙子，我在厨房做饭。听到“啪啪”急促的敲门，心想是小孙子调皮，开门刚想说“你这个小土匪”，哎呀，大土匪来了！三个警察，两男一女，有个人肩上还戴着摄像仪。我们这是新搬的家，还没警察来过。

我一看乐了，稳稳的站在门口，两脚象生根了一样，心里不慌不忙。他们说是某某派出所的，进家看看。我说：“咋了，某某派出所找我干啥？这么多年你有完没完？有完没？你们放着贪污腐败、流氓小偷、搞破鞋的不管、不整，整我们这帮好人。我们是好人，守法公民，你们私闯民宅，

你们是犯法！”我不容他们说第二句，连珠炮似的说，一下子他们刚才那气势消下去了。

那女的说：“大姨，你前些天出事了？”

我大声说：“出啥事了？”

他们谁也不说话了。

我也把声音放低了：“你们拿着老百姓的钱，尽干用不着的。”

有个人说：“大姐，我们进去看一下，就看看。”半个身子都进来了，往我们家瞅。

我站那不动，干脆的说：“不行！你们是违法的。”

这时，锅里的饭菜都糊了，我也不动心。

他们问我还炼不炼？我说：“我炼不炼是咋着？你还能管我们想什么？”于是我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塑料雪碧瓶烧不坏？头发烧不坏？气管割开能唱歌？都是造假呀！真正犯法的都是高层的，老百姓谁犯法了？谁也没资格犯法。”

那个女的点头。

“大法让人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矛盾向内找，家庭和睦，我们连抽烟喝酒的都没有啊。”

他们说：“大姐，看看锅去吧，都糊了。”

他们走了，我关上火，又追到电梯口，还想给他们多讲些真相，他们已经下楼了。

三、面对警察绑架、抄家

迫害刚开始时，一天我和同修正在小区里发资料，同修说：“好象有人盯着我们。”我说：“不会的。”可我们从楼上下来到门口，黑压压的满是警察，气氛相当紧张。

我乐了，大声说：“告诉你们，我们是好人！”立刻，他们的神情就变了。

一个警察走到我跟前，小声说：“大姐，你跟我们走一趟，

有人把你举报了，这个人就在这。跟我上派出所，就走过程，马上让你回来。”

我说：“你说话算数？”“算数。”

到了派出所就把我们扣下了，然后去非法抄家。丈夫早有准备，对他们说：“家有上了年纪的人，你们只能一个人进去。”他们说有规定，最少两个人。两个人进去，也没找到什么。我当天回家，恢复自由。

二零一六年，同修被绑架，我去派出所要人，结果我也被绑架、抄家了，还关押在看守所三十天。出来后，我就去派出所要我的东西。

我说：“东西都是我花钱买的，是我的东西，凭啥给抄来？！”

他们不给，我就天天去。派出所每天都有很多人，打架的、斗殴的、上访的。我坐在那里，有人主动问我干啥来了？我就讲我的故事，讲法轮功真相，那些警察也听我一遍遍的讲。

终于有一天，警察说：“大姐，你的东西在国保那儿呢。”我说：“在国保那儿呢，中，我上国保那儿去。”我抬腿就走。警察赶紧说：“大姐，你回来，你明天再来。”

第二天，他们把抄走的东西如数给我，特意和我说：“大姐，你千万不要和别人说，抄的东西就给你了，别人谁也没给。”

我打电话叫儿子接我，他也没想到东西能要回来，直说：厉害！这是大法的威力。

二零二五年一月，我们去五十公里外的集贸市场讲真相，那些天接连有同修在此被绑架。我们的车被碰了，虽然不影响出行，但在等待配件。同修提醒：我们应该停下来，学法，向内找，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说在集市周边讲也一样，可那天我们的车不知不觉就开到了集市。下车发资料，劝三退，那天退的人还很多。

往回走时，被绑架。我坚决不上警车，来了三个警察把我拽上车。在车上，我给警察们一路讲真相。

到派出所，所长叉着腰、凶凶的看着我。我下车淡定的向他走去，还没等我到跟前，他走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正念，邪不胜正，不是我怕他，是他怕我。

在派出所，我一直给他们讲真相，我说：“历次运动都是造假，刘少奇是大叛徒，证据咋来的？编来的。”国保横说：“你咋知道？”我说：“平反了嘛。”都不说话了。我告诉他们：“将来倒楣的都是你们，上边让你干你就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善恶有报是天理。”

我说的口干舌燥，他们要拘留我十五天。体检时，师父给我演化出高血压的症状，在公安医院量，在拘留所量，都很高。我不进去，拘留所所长说：“有病去医院。”我抬腿就往外走。他们没想到我这么痛快，都很晚了，他们不愿折腾。到县医院，医生马上要我留院，警察也没辙了，撤了。这样我当天回家了。

第二天一大早，丈夫去当地的国保要我的东西，一个包，里边有钥匙、钱等。他见到国保时说：“我咨询了律师，法轮功也不是某教。”国保喊：“还不是啥呀？电视上都演了。”丈夫说：“那是江泽民的事呀，律师说法律上不承认。”

见到办案人，丈夫说要东西来了。办案人说得请示队长。队长正是和他说话的那个人。东西如数归还。

丈夫很有耐心，也很有正义感，没有害怕，在公安局门口等了一整天，早起去的，大晚上才回来。

四、讲真相底气十足

师父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精进要旨》〈清醒〉）

一天，我们去六号集讲真相，我手里就剩一本大册子，

还是地上捡的，有点脏。有几个人坐一起，见我过来，有个人说：“法轮功不给开支，共产党给开支，法轮功给我开支我就信。”

我说：“哥们，你给谁干着？你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你干几十年，现在才给你开三、四千元，你不干它给你开支？让法轮功给你开支？法轮功是救你的命。”

旁边一人说：“哎呀，真是。给我一本看看。”我说：“这本有点脏了。”他说：“没事，脏了我也看。”马上看了起来。

我就和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们也不是叫你们干啥，就是叫你们保个平安，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共产党给开支，没有共产党的地方开的多多了。”旁边女的点头。

我继续说：“咱们干了三、四十年，开这么点钱；国外下井四年，一辈子都吃不了的钱；咱们下井一辈子，才开三、四千，这钱都到哪了？都让他们贪了。没有他们，咱们开的比这多。”那个人不说话，走了。其他人三退了。

一天，我正讲真相、劝三退，一个老头突然窜过来，抓住我的车把，要我去派出所。我笑着说：“去派出所干啥？派出所是管坏人的地方，咱们是好人。”他一下子也笑了，撒了车把。

我深深体会到一正压百邪，我每次讲真相劝退，都穿戴的正式一点，底气十足。是大法造就了我，我是大法一粒子，在大法中熔炼着。

叩谢恩师！

谢谢同修！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师父化解了我的冤债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那个副大队长说，出了人命她担着，有的是办法交差。还说：“我正愁没人选呢，我看你就合适。”当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后来回忆，就是用我这个活体来作药物实验……还有一次也是在这个医院……显然他们是在测验某种药物实验的效果。遭受多种药物实验后，我已被迫害成周围神经萎缩症（相当于癌症），内脏器官和肌肉都萎缩了。

从劳教所回来时，劳教所就断定我回不到家就得气绝身亡。然而出乎他们意外的，我活了下来。回到家后，凭着对法轮大法的坚定信念，坚持听师父讲法、炼功，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身体得到快速的康复；一个全身器官萎缩，随时将要死亡的人，还能返回到健康的状态，在医学上是一个奇迹，是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再一次在我身上展现。

——摘自本文

* * * * *

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六十二岁。一九九七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我非常幸运的得到了这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我激动万分。我知道了修炼法轮大法，能返本归真，修得正果。我发自内心的想：我要好好修炼，我再也不转生人了，我要修成佛。

师父讲的法，我看不够，如饥似渴的看，看起来就不愿放下，一本书一本书的接着看。

记的我请的第一本书是《法轮功》，那天上午请回家，当看到师父教功图解时，我就学会了前四套功法。当天晚上我就去了我村的学法小组，辅导员教会了我第五套功法。我还请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带、教功录像带、讲法录音带和

炼功录音带。从此，我晚上参加集体学法，早上参加集体炼功，风雨无阻。

修炼后我身体的变化很大，颈椎第二、第三椎骨质增生、肩周炎、低血压、心脏病，肠胃病统统不翼而飞，我无病一身轻，皮肤变的白细、红润，走路生风。那种幸福感、喜悦感、舒心感、安全感充满了我的心田。

误用盐酸水洗手，竟安然无恙

大约是一九九八年的一天，我们几个同修去一个同修家学法交流。这家男同修的工作是操作几台车床，制作模具类的产品，需要用盐酸水去锈、抛光，也就是把生锈的铁放进盐酸水里，转几下就明亮、光泽了。由于生产的需要，他在院子里放着半盆盐酸水。那天我从屋里出来，在院子里找水洗手，看到墙边处放着的杂物中有半盆水，看上去水面还算干净，盆底有沉淀物，心想：就在这凑合着洗洗吧，于是就蹲下去，象正常洗手一样把手洗干净了。

这时这家的邻居同修从屋里出来，我就站起来找毛巾，邻居同修就领我到放毛巾的地方。当我的手触碰到毛巾时，毛巾立即就成粉末子了。我心想：这毛巾看上去好好的，怎么会这样了呢？我两手粘满毛巾的纤维，我一边说“这是怎么啦？”一边两手互相划拉。邻居赶忙去找这家女主人，等女主人到我跟前时，我已经把两手划拉干净了。我忙说：“对不起，把毛巾给你弄烂了。”女同修紧张的说：“你快别说这个了，快来水管子下面洗手去。”我伸出两手让她看：“还洗什么？手都干了，不用再洗了。”她拽着我的胳膊在水管子下面又洗了一遍才放心。可我的双手确实就象用净水洗过的一样。

“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是师父慈悲，打入我心中的正念，使我

自始至终都认为那是一盆水，师父就把盐酸水给我演化成水，才使我躲过了这一大劫，不然后果无法想象。

感恩啊！感恩！是师父伟大，这超常的奇迹才发生在修法轮大法的弟子身上。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

正念否定旧势力，闯过车祸魔难

二零二一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晚十点多钟，我从学法小组学完法，骑电瓶车回家。走到一个路口，我想从这个路口拐弯，听到好象后面有车，我回头看看，也不见有车，心想：别走这个路口了，走前面那个路口吧。

当时我心在想，车速没减。当再转过头来时，发现前面停着一辆车。这时我已无法躲开相撞的危险了，急忙将车把往左猛拐，右腿还是撞车上了，疼的我心跳加速，心慌意乱，趴在车上就动不了了，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

司机从车上下来问我：“你没事吧？”我说：“我没事。你检查一下你的车，撞坏的地方多少钱能修好？”司机说：“你没事就好，车我有办法修，你不用管。”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是我撞你车上的，不是你撞的我。”他是违章停车，我没找他麻烦，他也不敢要我的钱，我硬塞他兜子里一百块钱，他帮我吧电动车把纠正好。

我发着正念骑车往家走。骑到电梯门口，我把车靠在墙上，我的右腿就象一个冰凉的棍子不听使唤，憋的难受，一动不能动，心“怦怦”跳，好象要虚脱的样子。我双手扶墙，用左脚一点一点的往电梯里挪，好不容易出了电梯，心里发着正念，不能叫孩子看出来我受伤了，可我难受的就是稳不住心神。

打开家门，两寸高的门坎我都无法过去。这时正好我儿子从卧室出来看到我，说：“妈，你怎么了？”我说：“没事，

我不小心，右腿碰了一下，放心吧，没事儿。”儿子费了好大劲把我弄到卧室。

我母亲、儿子、儿媳妇关心的围着我说：“看这情况可能撞的不轻。”十岁的小孙女说：“奶奶，你知道吗？是（师父）法身给你挡住了。”

儿子坚决要送我上医院。儿媳对我说：“你放心，我们就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骨头断没断。这小腿正前方部位肉少，耐不住碰撞，万一骨折，超过时间不对接，长错位了再拽开，你就受大罪了，弄不好终身残疾就麻烦了。去医院最多也就是对接一下，打个石膏固定就完了，保证不给你打针吃药。”

我说：“我没事，我炼功这么多年，我身上都是功，我的功都是有灵性的，就算是骨头碎了，它们也都能复位。”我一边说一边脱掉棉衣，儿媳妇就给我脱鞋子和袜子。儿媳妇两手捂着我的脚说：“这脚冰凉冰凉的。”我说：“没事儿，是冻的。”

我在床上坐着，儿媳在地下蹲着，两手扶着我的脚。我的小腿是竖直着的，当我正念出，选择对了的时候，师父就借用我儿媳的两只手，扶正我的脚，利用我的双手，搬大腿的中间部位，垂直方向往上提，就听小腿骨“咯噔”一声响，把我儿媳吓的“哎呀！”一声。我说：“没事没事。”师父让我俩这么奇特的配合，就巧妙的把骨头给我接上了。

我说：“快给我把点播机拿来，你们出去吧，我要炼功。”儿媳说：“都这样了还炼功？躺下休息吧。”没有修炼的母亲说：“让她炼吧，炼功好的快。”

我单盘腿，炼第五套功法。当炼到十分钟，换手势加持柱状神通时，刚刚变好掌，一股热流从膝盖处通到脚趾尖，冰凉的小腿瞬间体温正常。紧接着，第二股热流、第三股热流从膝盖处热乎乎的通到脚趾尖。在师父的加持下，我

炼完了一个小时的静功。师父时时刻刻的看护着弟子，加持着弟子，平衡着弟子的一切。

疼痛使我一夜未眠，我就发一会儿正念，背一会儿法，向内找，找出一大堆执著。最主要的是，学法不入心走形式，执著正法尽快结束的心，不愿在人间多待，怕吃苦的心，深挖自己还发现，我把自己要修成圆满放在第一位置，而后才是救度众生。

找到一个，就发正念清除一个。

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右腿突然的猛一颤抖，几乎是一睡着就猛的颤抖一下，同时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每次痛，都是连着心的痛。大脑中似乎反应的都是“疼”。两天后我才想起，得否定这个“疼”。我就针对“疼”发正念，“疼”是三界内的物质，我不归三界管，不被底层法理所约束，叫这个疼“灭”！

反复背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二零一三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法：“目前消业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叫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

上卫生间就把我给难住了，这条腿站不能站，弯不能弯，想坐在地上爬，都难以使肢体着地。我试了几次，咬着牙忍着痛，总算是坐到地上了，我就用两只手撑地往后挪，心想不能让家人看到我这样。我有执著可在大法中归正，我有师父管，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谁都不配迫害我。

再后来，我就手扶凳子上卫生间。这一晚就把我疼的到早上说话都没劲了，虚脱的样子。我高密度的发正念，学法，炼功。

炼功可不是简单的事了。但我每天坚持五套功法都炼全，多疼我都不退缩。动功靠着墙炼，也是半边身体支撑，

每抻一下，腿都钻心的疼。抱轮就坐着炼。我就不顺从那不正的东西。不能走，我就手扶塑料凳子，右脚不能站立，就一条腿跳着走。慢慢的，我就让右脚轻微用力，借助凳子的支撑，先让右脚尖点地行走，我又逐渐的让脚跟着地，可怎么咬牙坚持，这条腿就是感觉筋短那么一寸多似的，脚跟不能着地，痛的够呛。我就是不能承认这个状态，心里发着正念，纠正一切不正的。那真是正与邪的较量。

二十六天后，我去了学法小组。他家的二十来步的步行梯，我扶着栏杆也能行走了。

那年我婆婆在我小叔子家过年，大年初一我和儿子、还有儿媳妇去给婆婆拜年。小叔子家住三楼，是步行梯，我一步一步的上去了（中间小有停顿），他一家人很惊喜。小叔子从外面回来，看到我儿子和媳妇，高兴的说：“你俩来啦？”媳妇说：“我妈也来了。”小叔说：“你妈来了？我不信你妈能来。”婆婆说：“是真的，就在里屋。”他惊喜的不行，连忙问我：“你怎么上来的？”“我自己走着上来的。”“我不信，你走走我看看。”我就站起来走了几步，他哈哈的笑着说：“我服了，我真服了！”

因为我拒绝去医院，我说我到时候会给他们一个惊奇，他们都不信我说的话。他们还用手机给我的腿拍照，让骨科医生看图片。骨科医生说：“估计是骨折了，最低也得是骨裂了。”

正念正行，破除劳教所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江氏集团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法轮大法。我几次进京，履行我公民的合法权利，到了信访局，填写了上访表：1、要求撤销对法轮大法创始人的通缉令。2、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3、给我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

因我递交了我的身份证，信访局人员勾结我地驻京办

事处人员，从信访局把我绑架回来，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所，我经历了各种残酷的酷刑折磨和药物摧残。我不放弃修炼，每天坚持背法、炼功，包夹每天对我们这些不“转化”的同修拳打脚踢，专打要害处；灌辣椒面——鲜红的辣椒面火辣辣的烧灼着我们的喉咙，痛的人在地上直打滚；包夹们还用毛巾勒我们的脖子、用毛巾堵嘴，毒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正告在现场指使行恶的副大队长说：“再这样放任下去会出人命的，你怎么交差？”

那个副大队长说，出了人命她担着，有的是办法交差。还说：“我正愁没人选呢，我看你就合适。”当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后来回忆，就是用我这个活体来作药物实验。此事之后，管理科长对我说：“不听话，是吧？待两天，给你嗞、嗞、嗞！嗞、嗞、嗞！”并且做着打针的手势。

此后，我吃饭、喝水有指定的两个吸毒犯负责，尿液单独存放。我被拉到医院注射不明药物。过些天，我被撵进这个医院内刚盖好还没利用的楼房内，两个穿白衣、戴白帽、戴着大口罩的人，从窗户里面伸出双手，抽了我的血。过些天，在医院测试我的反应能力，叫我坐在一个象游戏厅的游戏机一样的机器前，让我看到一个光球，就按动一下按钮。

还有一次也是在这个医院，通过电脑检测设备连接一个卡子，卡住我手上的穴位，我马上感觉一股强大的电流直袭大脑，象电锤一样捶向大脑，一次比一次重，那种震荡的感受简直无法形容。显然他们是在测验某种药物实验的效果。遭受多种药物实验后，我已被迫害成周围神经萎缩症（相当于癌症），内脏器官和肌肉都萎缩了。

劳教所内有一个男警，在室内没有第三个人时，曾经对我说：“你不觉的奇怪吗？你是世界上第二例患这种病的人，为什么以前你不患这种病？当出现第一例无药可治的病症后，你是世界上第二例！”

当时我被迫害的反应迟钝、五官扭曲、四肢变形，眼睛已近失明，大脑失去记忆，心跳过速，呼吸困难，浑身冰冷，已无行动能力，只剩一口气在。身体痛的就象被刮骨抽筋一般，身体内时不时的象硫酸水穿过似的，又象一股股电流穿过，浑身抽搐，头象用凿子凿一样疼，每疼一下，我脸部肌肉、眼睛和嘴巴就抽动一下。

这种非人的折磨给我造成的痛苦每分每秒都难以承受，但我有坚定的一念：我不死！当我身心受到极度的痛苦时，全身器官和肌肉萎缩命悬一线时，我也没有想过这是病、去医院治疗、和会不会死这些念头。

从劳教所回来时，劳教所就断定我回不到家就得气绝身亡。然而出乎他们意外的，我活了下来。

回到家后，凭着对法轮大法的坚定信念，坚持听师父讲法、炼功，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身体得到快速的康复；一个全身器官萎缩，随时将要死亡的人，还能返回到健康的状态，在医学上是一个奇迹，是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再一次在我身上展现。

在后来的年月里，也出现过多次突如其来的取命的关卡。仅举两例，如：突然间天旋地转，我随即就说出：“不许旧势力干扰我。”然后念正法口诀。口诀没念完，一切恢复正常，我该干啥就去干啥去了。这件事就过去了，就象风一样刮走了，没有了。

再例如：一次我在床上躺着睡觉，看到床边站着一个男子说：“你得死。”同时我头部开始往下麻木。我说：“我不死！”就呼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立掌就念正法口诀。口诀没念完，那个生命就不见了，我的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个事就过去了，我躺下甜甜的又睡着了。这次魔难又象一阵风过去了，心里没有装它。

这里不是说我怎么样，是慈悲的师父都给我化解了魔

难。要不是师父替弟子承受那如山如天的罪业，我怎么可能还能活在世上？！把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是证实师父伟大！法伟大！弟子唯有精進实修，做好三件事，报答师恩！

师父为我善解冤怨

二零二一年那次车祸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坐在一个挖好的坑里，和农村死了人，土葬时挖的坑一模一样。我举头往上看，坑的四周都是堆起的土。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和我对坐着，他两手里各拿着一包用丝网装着的两包比乒乓球小一些的圆球球，一包是粉色的，一包是浅蓝色的。他的意念打给我，就凭这个，就能置我于死地。我没有任何怨言，没有委屈和不平，心想，一会儿用土把我埋上，我就死了。这时就听到上面一个男子的声音说：“你上来吧！”我没感觉往上攀登，就从坑里来到土堆上面了。那个男子说：“你买点东西给人家。”奇怪的是，我身上衣兜里装有不少蜡烛，我就从我的兜子里掏出浅红色的蜡烛，给要活埋我的那五、六个人，有男、有女，一人两支蜡烛。

我悟到，蜡烛象征着光明。是师父的洪大慈悲，帮助我化解了这些冤债，搭救了弟子，平衡好我曾伤害过的那些生命的怨气，使这些生命同意与我善解，大法给了他们也给了我光明。我要深深的牢记，珍惜众生，才是珍惜自己！弟子叩谢师父的无量圣恩！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无论如何 这大法我是修定了

文：中国河北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整理

【明慧网】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农村大法弟子，今年五十九岁。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我和婆婆喜得法轮大法。我们修炼仅仅八个月，中共邪党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

得法修炼后的八个月，是我身心变化最大的时候，也是我最愉快最幸福的时候。修炼前，我骨质增生，腰痛，长期吃抗生素，把胃吃坏了，又添加了胃病，胃疼起来在炕上打滚。后来吃药也不管事，我啥也干不了，快成了废人，我家也成了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修炼后，我无病一身轻，那个高兴啊！婆婆的糖尿病、神经官能症等病也全好了。

那时我们娘俩就盼着晚上到学法组学法，早起炼功。早上恐怕起晚了，我买了好几个闹表。炼功点三点半开始炼功，动、静功都炼。六点炼完功，回家做饭，下地干活，也不知道累，精力充沛，我们沐浴在法光中。

一、我要证实大法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知道邪不胜正，我要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我带上家里的三百元钱，想去北京讨公道，被劫持到乡里办的洗脑班。丈夫当着众多人的面扇我耳光，抢走了钱，我不为所动，打我也炼。

钱没有了，去不了北京，那我就到乡里证实法轮大法好。我直接找到乡长、书记，对他们说：“法轮大法好，还我们师父清白，大法是被冤枉的。”他们把我非法扣留在那

里，关在二层小楼上，下面警车守着。区长也来了，他说：“法轮功是X教。”我说：“法轮功是正法，真、善、忍是普世价值。”他说：“你不正常了。”我说：“你才不正常呢。”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我不管你是谁，说我师父不好，说大法不好就不行，我上这就是证实法来了。”他扭头就走了。

想想我一个村妇，没有见过世面，敢和乡长、区长评理，在人们看来确实胆子很大。我想这就是无私无畏吧，我是冒着天胆下来的，就有天给的胆量。

第二次去乡里证实法，是我们四个同修一起去的，也是直接找书记，告诉他法轮大法好，讲了我们修炼后自己受益的情况。书记说：“你们胆子也忒大，惦着把我的乌纱帽摘了吧。”把我们非法关了起来。

迫害初期的那两年，我没在家呆几天，不是被非法关在乡里，就是在拘留所里，还有大队，他们私设公堂。在乡派出所，他们强迫我长时间坐小凳，或是长时间站着，一天半宿的不让睡觉；冬天不给暖气，冻我；夏天晒着，在肉体上折磨我，让我放弃信仰。我有师父的加持，没有倒下，反倒炼就了肉体金刚。

农村人挣钱不容易。我丈夫做小工，每天挣二十元钱。我和婆婆传看师父的经文，邪党人员把我非法关进拘留所，要了四百五十元的饭费，让婆婆交一千元钱。这一千四百五十元钱都是丈夫借的，把我们那一片人都借遍了。

有一次，我被关在乡里，他们从我家抢走了两本我手抄的《转法轮》，把我家翻的七零八落，要罚我三千块钱。丈夫迫于压力，真要去借。我和乡长说：“别说三千，就是三分都没有。他如果借来给你们，我肯定上北京。”他们吓的不敢要了。因为我要去北京，他们的乌纱帽就真的掉了，这是中共邪党的株连政策，他们害怕。非法关押我的屋子里，大黑板上写着三个字“不炼功”，他们轮番逼迫我，要我写，

写完就回家。我就是不写。镇长说：“我管一个镇的人，却管不了这几个老娘们。”

我被非法关在乡里两个多月，那时儿子才五、六岁。婆婆带着他来给我送大饼，那么远的路走过来，我很心疼，惦记着他。有一天因为打架进来一个妇女，她说：“晚上我做梦，梦到一个男子，脑袋上有一个轮子，看着不少孩子。那些孩子让他看着，好着呢！”我一听就明白了，师父看着我儿子呢，我把心放下了。

等我回家时，看到儿子白白胖胖的。儿子可喜欢大法了。因为我修炼大法，刚上一年级的他，学校就让写“保证”。儿子说：“老师，我不会写。”班主任给他写了，让他签字。他说：“老师，我肚子疼。”没签。大队给我们办班，儿子在大队的黑板上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字很大，也很好看。正赶上派出所的人来了，踹了我儿子两脚，真是土匪一样。孩子吓的没敢回家，跑他大婶家去了。

此后的日子里，北京要开什么会，什么敏感的日子啊，就派人来我家骚扰我。不管是什么时间，也许半夜就把我叫起来。书记、镇长都来过我家，没想到我成了乡里的名人了。一次，乡书记招呼我到乡里去，问：“还炼法轮功吗？有空炼吗？”我说：“有空，白天卖豆片，晚上炼。你总提醒我，我还能忘了？过一段时间就找我，我忘不了，大法我是修定了。”

二零一二年，北京要开什么会，又把我叫去了。我说：“你们又招呼我干啥呀？北京开会得把我招呼来？你是想让我去吗？”他说：“你想去？”我说：“借我钱，我就去。”书记气急败坏的说：“非得把你送进去。”我说：“送我哪去？我这一百多斤今几个就豁给你了。”他走了。

天都黑了，外面狂风暴雨，还下冰雹。下班了，进来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说：“写个保证，就可以回家。”我说：“一个字少不？肯定不写。写了，我就想上北京。”他说：“你

快拉倒吧，回家吧。”我说：“我还得告诉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女的推我：“姐呀，你在这呆着，我还得看着你，我犯胃病呢。”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说：“真管事？”我说：“真管事。”她说：“那我念。”她就念。念念她说：“你快家去吧。”那天天都黑了，风大雨大，还有冰雹，我一头扎进风雨中。

二、“忍”不是逆来顺受

我遭到邪党人员频繁的非非法关押迫害，在家里受到了丈夫的无数次打骂。我特别爱看师父的《洪吟》，我要背下来，但得躲开丈夫的监视，他不让我看书。下地干活时，我把诗句写在手上、胳膊上，边干活边背，都背会了。

其实我丈夫人不坏，因为受到中共邪党的谎言毒害，加上有人挑唆，让他把我的腿打断了，我就不会出去了。为了让我放弃修炼，他对我又打又骂。我正做饭呢，他在后边突然给我两拳；我正在火炉上煎鱼，他踹我两脚，我差点扑在炉子上；他骂我，我不能还口，说一句“别骂了”，他的拳头就过来了，我的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在洗脑班或被非法关押的地方，他扬手就扇我耳光。我就坚定一念：打死我，这个法我也不放弃。

有一次，他把家里大门、小门都关上了，打了我一个多小时，往死里打，非要把我打服了。我天天挨打，打的我浑身是伤，实在承受不住了，我说：“咱俩离婚吧，我啥也不要，就要大法书。我也不回娘家，我要饭去。”我就去找大队管事的人办手续，那人没在家。他老娘在炕上瘫着，跟我以前的病一样，腰痛。我看她挺可怜，告诉她：“你也学大法吧。我以前也这样，学这个大法哪也不疼了。”她说：“我也学。”她也开始学了。

师父说：“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大法弟子的忍

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忍绝不是无限度的纵容、使那些已经完全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度的行恶。”（《精進要旨二》〈忍无可忍〉）

师父的法点醒了我。我以前一味的忍让，那不是真正的善。宇宙在正法中，我丈夫对大法的态度，也决定了他的未来。我要和他离婚，不能让他给邪恶做帮凶。他看我来真的了，他不离了。不离就过吧，我修大法，他也是受益者。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能理解他。

之后他再骂我，我就想怎么办呢？看到了暖水壶，给他倒了一杯水，我说：“你喝点水吧，骂了半天，多渴。”他“扑哧”乐了，我说：“你打骂的也够数了。”从此，他不打不骂我了。

三、传真相

我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有一次，我推着车子发新年真相台历，遇到一个女的，我说：“姐妹，送你个日历，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她接过去，“啪”摔地上了。当时我那眼泪都流出来了，做真相资料多不容易啊。我赶快捡起来，告诉自己不能有怨恨心，众生都在无知中。

正巧过来一个大姐说：“她不要我要。”大姐对那个女的说：“人家不要你钱，给你你不要，还给人家啊，你还接过来。”那个女的“哼”了一声走了。大姐说：“再给我一本，我给我闺女。”我说：“大法是最正的。我们做日历，黑夜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送给你们，不求你们什么，让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来劫难时能躲过去。”

有一天，我拿出真相资料想给一个小伙子，他象是派出所的人，小痞子的模样。他直直的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心里说：“我是最正的，清除你背后的一切邪恶。”有好几分钟我们僵持着。我说：“兄弟，给你个新年日历，是‘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的。”他看着我，“扑哧”乐了，接过去走了。我知道，是师父解体了他背后的不好的物质。

我们去集市、村子讲真相，我说：“这资料看完给别人看，给对门的人看，千万别烧了，对你们有好处。大法师父度人来了，让我们救你们来了。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得救，将来会留下来；迫害大法弟子将来就会被淘汰。”老百姓都认可。

我修炼法轮大法二十多年了，师父给了我全新的生命。一个病魔缠身的村妇，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法弟子，我无比的荣耀。现在我身边也有好多人捧起了大法书。我们家也摆脱了贫穷，有房有车，家庭和睦。弟子要再精进，修炼如初，完成使命，才能报答师恩。

叩拜师尊！

谢谢同修！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讲真相放首位 有惊无险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同修整理）

【明慧网】师父看我有要写交流稿这颗心，又给了我智慧，加持我。我拿起笔开始写，不会写的字就写大白字代替。怎么写文章我也不懂，我是怎么做的我就怎么写。很顺利写出来了，我高兴极了，我这个拿锄头的手也能写文章了！

——摘自本文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们好！

我是个农村人，没有上过学，今年六十二岁，

一九九六年得法修炼，修炼大法二十九年了。每次法会我也想写交流稿，每次写都觉的不行，写了一回又一回，都没有写完，就都扔掉了。

这回，我看了第二十二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交流的通知，心里这个着急呀！我心想，我一个不认识几个大字的大老粗，师父给了我智慧，现在都能看大法的所有的书，还能上明慧网，阅读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下载文章，做小册子等。这回我必须自己亲手写一篇交流稿，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敬上一份答卷。我求师父帮帮我。

师父看我有要写交流稿这颗心，又给了我智慧，加持我。我拿起笔开始写，不会写的字就写大白字代替。怎么写文章我也不懂，我是怎么做的我就怎么写。很顺利写出来了，我高兴极了，我这个拿锄头的手也能写文章了！

在高兴之余，我又犯难了，怎样形成稿件？怎样发给明慧网？我都不懂，这下又把我难住了。同修得知情况后，看了我写的文章，同修说：“虽然不成文章，错字很多，但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你信师信法坚定的信念、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善良。”同修毫不犹豫的答应帮助我整理稿件，并发给明慧网。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谢谢师父慈悲苦度！谢谢同修的帮助。

下面就把我修炼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层次有限，有不合大法标准要求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最好的选择

二零零零年，我从农村老家来到了城里，因为我们老家地少，一年收入没几个钱，所以家里很困难。来到城里，也干不了什么活，为了养家糊口，我就以捡垃圾谋生。别人看见我们家日子过的很穷、很累、很苦。在他们看来这

日子没法过，可我每天都乐乐呵呵的，因为我知道我是最幸运的人，我有师父、有大法，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我在大法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我们来到世间不是为了挣多少钱，更不是为了当大官、发大财、过安逸生活，我们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修炼圆满，返本归真。

只要能证实法、讲真相救众生，我干什么工作都行。有亲朋好友给我找活干，上饭店、当保姆的活，我都谢绝了，我想这些活都不适合我，影响我修炼和做救人的事。我还是选择了捡废品，这个活表面上看又脏又累、很低级，但对我来说再好不过，不用本钱，更主要的是我在走街串巷捡废品时，很方便发放真相资料、小册子、挂条幅、面对面讲真相，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这是我最好的选择。

讲真相放首位

当时我来到这个城市谁都不认识，也接触不上同修，心里着急呀！我就去老家拿资料回来发。后来师父安排我认识了开客车司机同修，能来回给我带资料。师父真是无所不能啊！

我一天什么都不想，一心就是想证实法、做救人的事。我不管能捡到多少废品、能不能挣到钱，我根本不在意，我就把讲真相救人的事放在首位，兜里总是带着真相资料小册子，走到哪里发到哪里。看见有缘人，就给对方讲真相、做“三退”。我心里有师父、有大法，不知道害怕。我捡了十年的废品，不知道发了多少真相资料，救了多少人，也都记不清了。这都是师父给我铺好的路，我只是在践行。

警察忘了来干啥了

二零零三年的秋天，有一天早上，有两个人到我家来了，也没敲门就进来了。我问他们：“你们是干啥的？”他俩说是派出所的，其中一人说：“有人举报你们家有炼法轮

功的。”我微笑着也没说啥，正好看见桌子上有一盒烟，我拿起烟递给他们，让他们抽烟。当时我什么都没想，也不害怕。两个警察到屋里瞅瞅，好象忘了来干啥了，说点别的事就走了。

我丈夫当时在家，看到此情景吓坏了，他说：“这下完了，警察知道你炼法轮功了。咱们快搬家吧。”我说：“咱不用搬家，我不承认（他们干扰），这是对我一次心性的考验，你放心吧！我有师父管着呢，没事。”

我们没有搬家。年三十，来了一伙人敲我家的门。我丈夫胆子小，又吓坏了。我赶忙去开门，一看，来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小伙子。我问他：“你来有事吗？”他说：“没啥事，看你们家的人都挺好的，我来给你们送对联来了。”我说我们不要，他非要给，没办法，我只好就接过来了，他就走了。

回到屋里，丈夫问我：“他们又来干啥？是不是又没安什么好心啊。”我说：“你放心吧，咱们家有师父保护，怕啥，他说咱家是好人才送的。”不管他来的意图是啥，我是个修炼人，对谁都应该好，这也是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

我家成立学法点

二零零六年，我接触到了当地的同修。因为当时很多同修被绑架迫害，在恶劣的环境中，谁家都不敢成立学法点。一同修跟我说：“我们想上你家学法，行吗？”我说：“行啊！太好了！”这样七、八个同修在我家成立学法点。后来我家学法的人越来越多，二十多人。后来在我家又开了一朵小花（真相资料点）。我们每天都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

二零零七年，一位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抄家，同修在压力下配合了邪恶，把警察带到我家。我当时正好不在家。我回来后，家人们说：“警察说了，还要来。”我心态很平静的说：“不会再来

了，他们是被背后的魔控制了，那是魔说的。我求师父保护，不用害怕，他们不会再来了。”我在心里发一念：灭它！

后来，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我家一次，每次来我都不在家。

由于警察多次来我家都没有看见我，就急眼了。二零零八年三月的一天晚上七点多钟，警察把我家不修炼的人都绑架到派出所，其中有我丈夫、女儿、女婿、儿子等。丈夫为了我的安全，给我打个电话，就说他在派出所。我得知这个消息，赶忙把大法书和资料用袋子装好、收藏起来，别让警察对大法犯罪。

然后我就去同修家，告诉同修：“我的家人都被警察抓到派出所了，咱俩一起发正念，营救我的家人，让警察立即释放我的家人。”我俩平静的坐下来发出强大的正念，同时求师父加持。等到第二天十一点多钟，我也没有听到消息。我就去亲戚家打听，才知道家人们早就回来了。

他们都吓坏了，不敢见我，怕警察跟踪；也不敢回家了，他们都打车回老家了。我打电话说：“你们也没触犯法律，也没做什么坏事，往哪跑啊？赶快都回来吧。”

因为警察总来骚扰，后来我们就又搬家了。

邪恶看不见

搬了新家没多久，同修又找到我，还要在我家学法。我二话没说：“来吧。”这回挺好的，两年的时间里没有被骚扰。

二零一五年一天，一位同修在我家学完法，拿上真相资料和粘贴就走了，边走边发边贴粘贴。上午十点多钟，同修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又把警察领到我家来了。当时我和丈夫都没在家，门锁着。他们正在敲门呢，我和丈夫开着三轮车往家走，正好走个对头。那是个小胡同，很窄，丈夫说：“完了，碰上了。”我说：“没事，咱有师父保护，

别怕。”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快救救弟子！弟子遇魔难了！”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让邪恶看不见我，别让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同时求师父给下个罩。就这样，警察从我们的三轮车的两边走过去了，真的没看见我们。师父又一次保护了弟子，谢谢师尊！

还有一次，警察又来我家敲门。我一听来了不少人，我家是一楼，有三个门，前后是楼道门，厅有个门。门敲的很响、很急，可把我丈夫吓坏了，他浑身打哆嗦。我叫女儿去开门，我去卧室发正念，卧室的门开着。女儿开了门，闯进来四个人，外面前后门都有人看着。我求师父快救弟子，不能让警察进来，让他们赶快走！结果，他们就象乖乖的小绵羊，站在屋里，瞅一会后就走了。

象这样有惊无险的事情在我家发生的太多了，这里仅举几例。弟子深知，是师父给了我神的智慧和保护，才使我在助师正法的路上稳步的走到今天。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结语

在二十九的修炼中，我真正体悟到了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弟子谨记师尊的教诲，在时间不多的最后的修炼中，多学法，学好法，同化大法，多救人，不辜负师尊慈悲救度。叩拜师尊！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被迫害致死并确认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5283名

•三退人数：

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起退党（团、队）总计人数：454,739,169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 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